

正誼堂全書

13
743
29



陽仁
號 743
卷 89



熊勿軒集

明治廿七年
一月九日
購

福州正誼
書院藏版

原序

士之以聖賢自命者其明體達用之學不爲浮華詭遇一
以世道爲心不得大行則用之以羽翼經傳其學爲有本
而後其言爲足傳武彝勿軒熊先生生當宋季受業於朱
子之門人輔氏年弱冠讀大學玩索有得喟然歎曰學在
是矣因益窮研四書以及諸經務爲有體有用之學每病
世之儒者議論多而踐履少詞章盛而事功衰以故特立
不肯遷就觀其謝鄉舉貢舉兩書於感恩知己中惟以讀
書濟時相質證其氣節有過人者先生見道不可行乃卷
而懷之與諸弟子結廬武彝勿投遠紹接墜緒之茫茫衍

紫陽之正派作詩云斯文一縷千鈞日我輩三經五典身
其擔當斯道爲何如哉所著若干集蚤經行世其文俱在
無非本義葩麟戴之旨爲明體達用之言有裨後學良非
淺鮮至於別配享而正孔廟之儀黜邵馬而定五賢之祀
百世不能易焉昔人謂朱子爲聖門功臣若先生者不又
爲朱子之功臣與

聖朝崇尚正學隆禮先賢先生之言固宜琬琰珍之球圖
重之者也余既景仰先生之爲人而又樂其所學之有本
因爲重梓其集播之海內使有志聖賢之學者慨然而興
是則先生之澤也夫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季春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
正誼堂

夫文之於世豈易云乎不深於道德不能以為文不關乎世
 教不足以言文道德其本關世教其用歟求其真才實學
 全體大用具天地之綱常壽斯民之命脈紹聖賢之統緒
 者吾於建陽熊先生足徵焉先生諱禾字去非號勿軒又
 號退齋自幼有志道學師事文公高弟輔氏講貫聖經賢
 傳之旨沈潛天人道德之蘊登宋度宗咸淳進士授邵武
 司戶參軍時四方釋騷道梗不赴及宋社既屋遂隱於雲
 谷荆麓峯書院聚徒講道四方來受學者雲集四書六經
 皆有訓釋著農禮兵刑彙晚年修三禮通解將脫藁竟以

許序

夫文之於世豈易云乎不深於道德不能以為文不關乎世
 教不足以言文道德其本關世教其用歟求其真才實學
 全體大用具天地之綱常壽斯民之命脈紹聖賢之統緒
 者吾於建陽熊先生足徵焉先生諱禾字去非號勿軒又
 號退齋自幼有志道學師事文公高弟輔氏講貫聖經賢
 傳之旨沈潛天人道德之蘊登宋度宗咸淳進士授邵武
 司戶參軍時四方釋騷道梗不赴及宋社既屋遂隱於雲
 谷荆麓峯書院聚徒講道四方來受學者雲集四書六經
 皆有訓釋著農禮兵刑彙晚年修三禮通解將脫藁竟以

疾卒平生著述甚富厄於兵火獨四書標題易經講義詩選正宗小學句解傳於世鼇峯嗣孫熊澍家藏遺彙存十一於千百族孫孟秉類次成帙釐爲八卷傳諸家塾二世孫斌判惠之博羅慨念先世手澤重加考訂繡梓以傳求予序之可謂孝子慈孫之用心乎捧讀再三不能釋手夫有命世之大賢斯有及門之高弟先生生文公者亭闢里雖未及門受業其真才實學著書立言實有功於文公也惜乎遭宋叔世不能以竟其蘊乃時之不幸非先生之不幸也然其遺書尙存嘉惠後學於以立綱常闡世教紹統緒實斯文之幸天下後世之幸豈顯晦用舍足爲先生輕

重哉矧逢聖明崇儒重道列之先賢祀之學宮亦可謂無負先生之功矣斯集之傳若星辰麗空江河行地遠而彌光久而彌芳不可以時文例論顧予何人而敢僭序先生之文耶然以判簿公之請不容辭故序其大略如此判簿公讀書善吟清慎詳雅民咸悅之蓋無忝先賢之後云大元至元十七年三月吉日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敎領太史院事河內許衡謹書

熊勿軒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序

孝經大義序

史纂通要序

農桑輯要序

翰墨全書序

題童竹澗詩集序

送胡庭芳序

送胡庭芳後序

送詹君履學正序

送夏思學歸江東序

贈地理吳竹澗序

贈熊雲岫挾星術遠游序

卷之二

序

麻沙劉氏族譜序

江氏族譜序

卷之三

四時治要方序

跋交信錄序

跋文公再游九日山詩卷

熊竹谷文集跋

卷之四

跋謝春堂詩義後

跋林氏兄弟遺事後

跋姚氏族譜

卷之三

記

考亭書院記

三山郡泮五賢祠記

晉江縣學記

卷之四 閉樂堂記

盧直軒記

北苑茶焙記

曝背龕記

卷之四

論道議公疏

帝堯萬世之功論

虞君思輔少康復國論

孔甲豢龍論

商有三仁兩義士論

湯執中立賢無方論

商鞅徙木立信論

漢主不拜嗇夫論

祀典議

重修武夷書院疏

刊儀禮經傳通解疏

重建建陽書坊同文書院疏

洛陽新建同文書院疏

重建文公神道門疏

代母梅庵題考亭書院祀田疏

重建御史坊富義橋疏

重建會文橋疏

重建麻沙晝錦橋疏

重建莒口橋疏

卷之五

文啓劄立說無銘論

答戒酒文

建同文書院上梁文

鼇峯祭先聖文

又

又

又

又

謝鄉舉論學

謝貢舉啓

聘啓

又

同定啓

又

又

熊回虞

易卦說

適堂說

虞彥忱字說

張以謙字說

約我齋銘

卷之六

附錄

勿軒先生傳

題勿軒先生行狀

送勿軒先生歸武夷序

送退齋東歸序

與退齋論學

鼇峯書院記

送退齋歸武夷

六首

登雲谷呈熊退齋

贈退齋同年貢舉

鼇峯書院舍菜禮成

蕭峯書刻合卷數

觀巽齋同平貢舉

登靈谷呈顏狀

致遠齋題名

蕭峯書刻

與張徵信

致遠齋

致遠齋

致遠齋

致遠齋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之一

回天儀封後學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參校

序

孝經大義序

孔門之學惟曾氏得其宗曾氏之書有二曰大學曰孝經
經傳章句大略亦相似學以大學為本行以孝經為先自
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堯典一篇大學孝經之祖也自克明
峻德以至親睦九族極之百姓之昭明萬邦之於變大學
之序也孝之為道蓋已具於親睦九族之中矣何也一本
故也自是舜以克孝而徽五典禹以致孝而敘彝倫伊尹

述成湯之德一則曰立愛惟親二則曰奉先思孝當時人紀之修孰大乎是文武周公率是而行上而宗廟之享下而子孫之保宗支庶蕃道化流衍且二千餘年推其效必至於四海之內人皆親其親長其長一鱗毛一牙甲之微無不得所而後爲孝之極致嗚呼二帝三王之教可謂大矣孝經一書卽其遺法也世入春秋皇綱紐解孔子傷之三復昔者明王孝治之言思之深望之切矣誠使天子公卿躬行於上凡禮樂刑政之具一是以孝爲本則斯道也固天性之自然人心之固有轉移閒王道顧不易易乎惜也徒託之空言而僅見於門人記錄之書也書存而道可舉雖不能行之一時猶可詔之來世今此經之可考者不過漢藝文志而已而其篇次則顏註古文二十二章孔壁所藏本也今文一十八章漢河間所得顏芝本而劉向之所參校者也要之出於漢儒傳會皆非曾氏門人所記舊文矣唐玄宗開元敕議意非不美而司馬貞淺學陋識并以閨門一章去之卒啓玄宗無禮無度之禍而其所製序文至以禮爲外飾之所資仁義爲後來之漸有不知所謂因心之孝者果何所因而又何自而萌乎學之不講德之不修一至於此桓桓朱子特起南夏平生精力翫工於易四書爲多至此書則僅成刊誤一編註釋大義猶有所

未及噫人子不可斯須忘孝則此為天子至庶人一日不可無之書章句已明而大義猶闕顧非一大欠事乎蓋嘗有志彙集諸家傳註以明一經而未果一日余友人新安胡庭芳挈其高弟鄱陽董真卿訪余雲谷一作武夷山中手攜父書有孝經大義者取而閱之則其家君深山先生董君季亨父所輯也其書為初學設故其詞皆明白易曉熟玩之則其間義趣精深又有非淺見諷聞所能窺者輒為刊之鼇峯書塾以廣其傳此豈惟學者修身齊家之要而有國有天下者亦豈能外是而他有化民成俗之道哉噫文公一用之於滕而四方草偃靡動拓跋帝再用之於魏至使鄰國君臣聳動愧悔而不自已生於其心發於其政今考二君行事皆班班有三代之風而況不止為滕魏者乎嗟夫此經之廢蓋千五百餘年矣悠悠蓋壤人極未墜豈無以三帝三王之心為心者仁人心也學所以求仁而孝則行仁之本也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愚何幸身親見之

公年六十二甲寅矣自是以止非不可不讀也
朱晦翁八歲通孝經大義曰若不如是便不成人序中具見私淑之意葛此

昔人有言孝經一書足以立心治國何用多為信如先生所言山郭字

孔子備三才之道曰我行在孝經漢孝宣時二疏以之
訓儲孝章時介胄皆通孝經孝靈時向栩言北向讀孝
經賊自消滅甚矣孝經之不可不講也

熊之璋

史纂通要序

堯迄今年六十二甲辰矣自是以上年代不可考意混茫
初開洪水未有洩距洪荒之世未甚久也邵康節以元會
運世推皇帝王伯所自始開物至堯甲辰歲數甚闢大抵
三皇之世邈矣其不可徵矣五伯權利又君子所不道有
天下者不過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二者而已外此皆
他道也蓋嘗纂帝王大紀一編託始帝堯元載下逮威烈

王二十二年以爲古今一部通史適吾友胡庭芳挾史纂
通要來聞甚有契焉益相與討論閒亦蒙取節不廢其言
蓋以人心道心爲千萬世治亂興亡之決此河南程子所
謂三代而上純是天理三代而下純是人欲之意而武夷
朱子與永康陳氏所以反覆論辨而不寘者也可謂確論
矣余又爲之躊躇卻顧而有感於濂溪周子之言通書不
云乎純心要矣用賢急焉噫人主一心攻之者眾或以聲
色或以貨利投吾之欲千條萬端大抵親賢臣遠小人則
陽明勝而天理用事此其所以治而興也親小人遠賢臣
則陰濁肆而人欲用事此其所以亂而亡也堯舜禹湯文

武之為君必有臯益伊萊姬呂之為臣皆以輔弼之職居師保之位其從容啓沃贊導彌縫所以納君當道而格其非心其功端不細矣後世人主正心之學不講大臣格心之道不明其患蓋本於無相業無師道上之人往往好臣其所教而尊德樂道之意未有其在下者又道失正傳學昧原本至於事君亦苟焉富貴利達而已矣茫茫宇宙至以天下之大而無可相以天子之尊而無可師千五百年泯泯莽莽亂多治寡厥有由矣嗟夫天生斯民果何日而蒙至治之澤乎輒贊數語以廣庭芳未盡之意庭勞復謂余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人主一心

無取舍之極則焉知其賢而用之然則天理人欲消長之機正君子小人進退之候周子固不曰心純則賢才輔資才輔則天下治乎此愚之所以決然以人心道心為千萬世治亂興亡之機者非虛言也輒次其語使覽是編者知所本而庭芳之言為不可易云

如讀孔安國尚書序典質樸茂足弁四代之首

葛岷瞻

當時如濂洛羣哲無一人登相臣之位者宋之所以不得與於斯文也

郭字山

陳明卿先生謂史記為古今大織手疊疊千萬言澹雅若亡言漢書為古今大槩局錦江濯紅豔麗光瑩皆其

能及此特言刺含敘事典重森嚴之文矣夫文所以載道也道之不明文雖巧奚益哉以人心道心決古今興

亡誠千秋金鑑

熊之璋

古農桑輯要序

古農桑輯要一編迺大司農司頒行之書也前建安郡丞張侯某刻而傳之將以廣朝廷務農重本之意於天下誠使家實一本奉行惟謹則人人衣食以足而風俗可厚教化可興矣抑孟子之言田必百畝桑必五畝雞豚狗彘之畜必不失時然後黎民可以不飢不寒老者可以衣帛食肉蓋三代所以極其品節制度之詳以盡其輔相裁成之道有天下者萬世所當取法也嗟夫二千年疆理之政一壞於戰國之慢經界再壞於秦人之開阡陌董仲舒限田之策既不行於國實民富之時荀悅均田之論又不用於土曠人稀之後舉天下農桑大利上不在國下不在民而悉歸於兼并豪強之家奴婢厭綺紈犬馬飫梁肉而耕夫織婦終歲絲絲而計粒粒而數有不得以遂其一日之溫飽者矣不反其本而汲汲焉末節之是詳不能制民之產則雖朝講夕究徒爲空言月要歲成亦無益於實政也橫渠張夫子必欲驗之一鄉以行之天下者夫豈無所俟哉每愛元魏後周口分世業之法至桑麻田產亦各有給一

時斯民生意津津可以三代使自隋迄唐守而不失勿開
 買賣之門勿變兩稅之法雖至今存可也夫豈寥闊而難
 行哉老癯遺氓欽覩詔書蠲農租十分之二永爲定式不
 覺舉手欣賀曰此王政之始也何也南北風氣雖殊大抵
 農戶之食主租已居其力之半主戶奉公上之餘誠能復
 損其二以益之則所得佃租視采地之祿亦略相當矣誠
 能舉而行之以漸復古者五畝百畝之制使貧者得以受
 野人之田而食其餘富者得以享君子之祿而不失其養
 賦稅可均徭役可省地不改辟民不改聚經制一定豈惟
 三代可復雖爲上古耕鑿擊壤之民可也何幸身親見之

春蠶不煖寒肌冬收不周夏飽良繇古法不復經制久
 湮矣不尙空言而圖實政真不減樓臺玉之圖幽風也

萬配

考古者謂漢儒在宋人之上如董如賈醇乎醇者也劉
 向匡衡大醇而小疵如此言言實政直駕董賈之上何

論晉魏乎考古者辨之熊之璋

翰墨全書序

文公嘗言制誥是君諛其臣表牋是臣諛其君然則近世
 士大夫以啓劄相尙無乃交相諛者乎書坊之書徧行天
 下凡平日交際應用之書悉以啓劄名其亦文體之變乎

省軒劉君應季爲此編命曰翰墨全書凡儒者操翰行墨之文皆具非但啓劄而已也其所選之文大略變俗歸雅返澆從厚去浮華尙質實多是先哲大家數而時賢之作亦在所不遺斯亦可謂之全書矣蓋嘗因是而論之文之體莫善於詩書君之於臣詰命而已卽後世書疏之體也紀述之體如堯典禹貢等作後世紀志碑記敘事之文始於此問答之體如微子君奭等篇後世論辨往復之文始於此若後世詩詞一類則自虞夏唐歌而下備見於三百篇之風雅頌舍是之外亦未有能易者至制誥箴表啓劄胥爲駢儷而後文始盡變矣甚者紀事實錄之文亦爲四六之體吟詠情性且尙對偶之工至於末流連篇累牘雖百千萬言而辭不足果何日而可復返於雅厚質實之歸乎且劉君此編自冠昏以至喪祭近自人倫日用遠而至於天地萬物凡可以寓之文者莫不畢備其亦異乎世之所謂啓劄者矣其閒俚俗之言異怪之說雖不能悉去亦必爲之訂其謬誤而究其指歸劉君之用志亦可尙已劉君力學善文與余講學武夷洪源山申者十有二年所造甚深此特其游藝之末耳平礪伯氏爲刊是書君之可傳於後世者固不止是也輒書編端以驗觀者

政漁六籍徒捋春華學人所歎夫駢儷而歸雅厚大文

所為彌樸也先生之論自是挽回世趨葛配

詩書為文詞之祖其精采香光自滿於天地而不傲又

何事六朝三唐窮工異曲乎觀此信是先輩典型華字

虞夏之文渾噩而已殷人明肅周人和澤體制俱備漢

之子長唐之退之宋之歐蘇亦各本其意義以行之庸

有加乎熊之

卿雲喜起嗒然天機里巷歌謠悠然言永彼唐山夫人

而下蘇李十九首猶不能嗣其遺響况其降此著哉熊

照

題童竹澗詩集序

古之君子立身行世節行為上辭藝次之胷中有所蘊抱

非假是不能自達故可以見情不可以溺志詩其一也古

三百篇上自朝廷下至委巷性情之所發禮義之所止千

載而下誦其詩知其人靈均之騷靖節子美之詩孤憤憂

切皆自肺肝流出故可傳不然則雖嘔心冥思極其雕鏤

泯泯何益近代詩人格力微弱駸駸晚唐五季之風雖謂

之無詩可也童君敬仲氣誼節槩人也所居在江閩之關

壯年有經綸志知時不可為則退而居鄉善俗其急難好

義屹然為一鄉保障衣冠善類多歸焉平居瀟然閒適築

室萬竹閒哦詩讀書無復一毫羨慕其外之意君之樹立

卓卓如此固不求以詩名也君詩曰閒從理亂胡風教每
 到急難知世情君之心事蓋如此又曰故國有喬木好山
 多子規忠愛懇切之情至矣余之所以惓惓於君先節義
 次辭藝者夫豈徒哉

亦有修然出塵之槩

葛尼瞻

詩以道性情凡忠臣之孤憤孝子之泣血以至勞人思
 婦之忿懣皆於詩焉發之公即以喬木子規之句而卜
 其忠愛懇切之情洵如尼父所謂察其所安也

熊之璋

宋南渡初武夷文定胡公造行都有以程氏之學盛行爲

言者公輒愀然曰吾方以程氏之學不行爲懼何謂盛行
 耶豈誦習其說者皆可以言程氏之學耶余讀書武夷山
 中有胡君庭芳自新安攜一編書來訪究其業蓋自朱氏
 而尤粹於易畱山中三閱月相與考訂推象數之源極義
 理之歸書成余已爲繫語其後矣又復相與推究文公所
 論他經大旨重維詩書二經訓義已具獨三禮通解猶未
 完書而春秋則僅發其旨要白鹿臨漳所刊尙有望於後
 之人余知非其任而竊有志焉春秋一經蓋竭精力者九
 年而稟本燼於丙子之厄俯仰十載學殖荒落余交游多
 矣論經說理鮮有如君者何幸得因切磋究之相與纂述

以成一家言豈非宇宙閒一大快事乎胡君曰諾歸將考
隸一經焉明年春當賞糧武夷山中以畢斯業噫道同千
載若合符契志同千里若共肝膈天地茫茫微人奚立微
道奚存今考亭紫陽乃道南一大鄒魯也君之是行豈非
斯文風氣之一會乎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君其勉之臨行
且求一言爲別余爲之躊躇卻顧深有感於文定胡公之
言而告之曰前所云亦誦習其說而已文公歿且百年門
人傳習寢益失真余以爲文公之學不行文公之道不傳
也曩游浙中嘗因受業於敬堂劉先生得聞文公晚年所
以與勉齋黃先生潛室陳先生論學之要旨然後乃知文

公之學其體全體其用大用與世之所言第以資誦說者
固不同也誦說不同度也蓋必有以出乎其外者乎因我
同志輒發其端君之學源於盤礪董先生江東文獻風流
猶有足證其以予言參之殆有合乎否耶萬世道真當有
統一此學果有傳此道果有行一緝生人之體天地當有
賴焉君其勉之益勉之胡君曰是未之前聞也不可不書
以贈我遂題以爲序且以告江東士君子之學自朱氏者
韓昌黎原道篇慨然以斯道絕續爲己任故能起八代
之衰拯天下之溺先生淵源紫陽自任不小幸遇同志
與之弘獎風流曷能己已哉

郭宇山

良朋萃止共對簡編參聖學之危微作六經之羽翼所謂宇宙閒一大快事乎

熊之璋

胡一桂先生字庭芳婺源人幼穎悟好讀書年十八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近宗之號雙湖先生嘗詣武彛與勿軒公講學參證者經年屢月握手談心所謂斯文異姓昆弟也著有史纂通要公爲之序又著有周易本義時錄纂疏本義啓蒙易傳朱子詩傳行世

送胡庭芳後序

余與庭芳斯文異姓昆弟也三錢君矣君健我衰此會豈數得君初來洪源三月再來洪源游雲莊又十月今來鼇峯已辨兩載畱計事有不得遂所期者豈斯文之會天實嗇我邪臨行含悽不忍別重念己丑與庭芳握手歎慨秦漢以下天下所以無善治者儒者無正學也儒者所以無正學者六經無完書也六經無完書則學不可得而講矣儒者無正學則道不可得而明矣千五百年牽補架漏天地生民何望焉考亭夫子集正學大成平生精力在易四書詩僅完書開端而未及竟雖付之門人九峯蔡氏猶未大暢厥旨三禮雖有通解缺而未備者尙多至門人勉齋黃氏信齋楊氏麤完喪祭二書而授受損益精意竟無能續之者若春秋則不過發其大義而已豈無所俟於來學

乎當吾世不完則亦愧負師訓多矣願惟兵難之餘學徒解散文集燬亡徒抱苦心力實不逮蚤歲成春秋通解一書又厄於火兼以齒髮向衰抗我滋甚微君之來此學孤矣余與君相與講切縷指蓋十有七年矣易詩書僅爾就緒春秋更加重纂則皇帝王伯之道亦麗備矣惟三禮乃文公與門人三世未了之書所關甚重且周官六典元不亡當復其舊而儀禮十七篇且欲各附記禮傳義以爲之兆當猶有俟也臨別再與庭芳約分任此責庭芳許以來歲冬春之交再入閩畱此當終吾生以畢茲事古襄張侯紹先嗜學禮士慨然以文獻爲念昔以此屬全京又以屬庭芳悠悠蓋壤文獻實難鄒孟子距夫子百餘歲而已有無有乎爾之歎者無其人也韓宣子因過魯見易象春秋遽曰周禮盡在是者以其有書也君歸江東與我同志其以是告之梅花祖道晴日暄美山中諸友各有贈詩余前日壽君之章意已至矣族長麟齋翁又申言之輒敘其所深望者如此我日斯邁而月斯征載歌此爲續後序

六經炳若日星皆鼓吹羽翼之力史稱孟子功不在禹下吾於先生亦云瞻

葛岷

先民旣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著述也可無其人而不有其書乎旣獲良朋其完三世未了之書聖道之

幸亦千古之幸也郭字山

關閩伊洛之統肩之不墜洙泗杏壇之脈愈久愈光熊之

送詹君履學正序

記甲申歲余始卜居武夷之南邑里秀俊相與游從者固不乏人而求其穎異成材者指亦未易多屈當路崇植儒官獎引士類惟儒官一途為捷徑於是年盛力强欲藉以奮身者胥出焉隱屏之下曲溪之濱歲歲作贈語餞友朋散在郡邑蓋不少矣樵泮居閩上游往年拔其尤一人為之正曰劉某今年拔其尤一人為之錄曰詹君履皆武夷

舊游也君履行有日同舍各致贈言之義余將何以告子則謂之曰當路遴選儒官一途非但可資以進身也涵養德器脩礪學業正在此時夫以一鄉未足而之一國焉見聞頤養當益廣矣今風俗媮薄綱常掃蕩前修文獻欲盡吾閩自道南以來號小鄒魯樵昔為多士之國當有韜德蘊道升堂而發薰養之歎者坐明倫堂領喪前廡豈但曰友之云乎抑當有事之者云耳請告子以樵先正績事方伊洛之學盛行西山李氏蚤年登龜山之門嘗與以求仁次第每有所請必曰不然參之二十年然後渙然不逆漢上米氏一日見上蔡問為學之要朗誦子見齊衰與師冕

見二章曰一部論語盡說與賢矣夫仁之旨義何待二十年而有得而此二章亦何有乎精妙而足以盡一部論語之大義此在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伊洛之學有傳於樵者自二公始乾涸盛矣端明黃公道德之懿師表宇內以文公之行行之鄉國凡書俯伏請納端拜之禮流風懿範藹然逮今果齋諸賢克紹考亭之學又其後出也遺言緒論必尙可尋此皆後學所當景慕而取法焉者也君履其勉之謙恭自下以持其身勤敏不怠以進於學常若武夷相與游從時脩途萬里發軔政不俟忙巨木千尋其培根也不可不厚君履其重勉之

殷殷屬望忠愛之道兩盡之矣

葛記瞻

激勵同志豈以朝野殊乎彼南嶽騰嘲北隴貽笑者不

堪回首矣

郭字山

言言皆可被服所謂贈人以言美於黼黻也

熊熙

送夏思學歸江東序

丙申秋余歸鼇峯聚徒遠近士友咸集行舍菜禮上饒謝平叔夏思學預焉時思學來游武夷實養吾先生爲之介其言曰夏氏世居象山龍虎山之間覽其清秀以爲未足且顧望武夷以爲之歸且徵余言顧徒言於子何補自是歲必一至至輒留旬日今茲之歸又謂余曰吾來武夷三

過鼇峯不得一言爲贈將何以爲之歸乎臨別之一日青
燈對話爲之躊躇卻慮而有感焉茫茫宇宙斯文一脈其
將何所繫乎中原文獻未能徵也伊洛道南大江之左明
道正誼君子誠得十數公落落布在州里閒人極猶有所
賴以立天地之紀將不墜矣蓋有平生想望以爲泰山北
斗以爲景星鳳凰者乃使人缺然於懷斯文一脈其真無
所繫乎甚矣大學之不可不明也談性命者入異端談事
功者趨吏道論文者工詩詞稍高者藉古文之聲響以飾
語言而已論學者務記誦稍異者剽先儒之緒餘以資講
說而已大略不出此數端或有見焉則又安於小知而欲
以是言道若是者亦未知其可也大學何時而可行乎思
學將遠游其更以余言徵之

落落數語跌宕多姿

葛配
瞻

殷勤贈別不及契闊之言握手談心勉以道誼之正所
謂君子愛人以德者也

熊熙
翁

贈地理吳竹澗序

天運有奇贏地氣有偏盛所以用之則存乎人是故知道
君子不論氣數自古積善好義之家非惟敵之又從而挽
回焉其次惟陰陽家一途誠詣其極則有裨於生人則亦
甚大何也其取精於天地者爲多也是故公劉周召以來

所不廢泛觀宇宙竊有感焉陳同父嘗言楚蜀闔越日衰
之氣必有乘而用之者及今驗矣茫茫禹迹未能效子長
游今之陰陽家有能發泄神州已曠之地氣以培植昭代
方興之人才者乎天地生人有望也吾里有牧堂蔡先生
知之三世之閒生西山節齋九峯覺軒久軒五賢仕者致
主澤民利在天下隱者著書立言功施後世蓋此道也牧
堂之後竹澗吳君其庶幾乎君不妄卜地必其人足以當
之是者予之富者既廉於厥直貧者反有以給之與疊山
謝公交最久公家再世皆其卜兆公嘗稱其初交但見其
樸拙淳實久則信其爲積德尚義君子長者人也余亦喜
其爲人徧閱題卷敬書其後而歸之

牛眠鹿臥待之其人金鎖玉鉤非可倖得吳君雖善卜

兆豈能移人方寸穴乎故先生篇中每以天運地氣惟

積善好義之家足以挽回之誠哉是言也

郭字山

牧堂之遠識足覘書香疊山之親賢應錫吉地自古積

善好義之家彼蒼豈乏純嘏之報

熊之璋

蔡牧堂先生諱發字成字崇之節和里人博學強記高
簡廓落不能與世俗相俯仰邃於易象天文地理杜門
掃軌生子元定十歲教之讀西銘稍長示以程氏語錄
等書曰此孔孟正脈也晚號牧堂老人朱晦翁稱其教

子不干利祿而開以聖賢之學志誠高遠非世人所及
所著有地理全書河洛圖象發微行於世

贈熊雲岫挾星術遠游序

孔子罕言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孟子不謂命又曰
得之有命然則將孰從蓋命有二以性言則理一而已以
氣言則分有萬之不齊智愚賢否一類也富貴貧賤壽夭
一類也以理制數以性御氣愚可明柔可強勤之可以不
匱也仁義之可以得天爵也修養之可以延年為善之可
以獲福也孰謂其不可變乎是故君子但當言理不當言
數但當論性不當論命當然在我適然在天敢問三代盛

時家有受田阡陌未裂陰耗之星夫何居里有公選科目
未與科名科甲之星夫何麗皇極不建君相不以造命自
任聽天下之人如醯醢之在甕盎中自起自仆不得順受
其正者亦多矣君儒者也故作命說以贈

君相不言命君子當盡其在我自是格言

葛配瞻

人定勝天命自我立張侗初先生所謂我命在我星家
之甲子不驗形家之龍穴不靈三復格言服膺家訓

熊璋

同治五年夏分福州
正誼書局電報局開辦

候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高 紀揚臣覆校

候官劉汝亨豫村分校

福州涂振新銘三分校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之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參校

序

麻沙劉氏族譜

劉氏者乃出自帝堯陶唐氏之後受封為劉裔孫劉累事
夏后孔甲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
杜伯子隰叔奔晉為士氏孫士會適秦後歸晉其處者為
劉氏又周大夫食采於劉亦為劉氏康公獻公其後也士
會之後家於魏又徙豐沛至豐公熾字執嘉生京兆高祖
由中山靖王而下凡十七傳而晉水衡都尉關內侯衍公

四傳而生御史中丞諱穎穎生大傅義禧義禧公生四子
曰大司徒文謙刺史文紀文允丞相文靜文謙公二世生
唐功臣夔國公弘基文紀者凡二傳而生工部員外愿光
祿卿章文靜肇仁公者倜儻有器略以晉陽建義功輔唐
太宗使畢可汗始畢大喜卽遣馬兵隨至又獻馬二千疋
君喜曰非公何以致之仕爲大丞相大司馬立邦極定律
令進魯國公公生太子中允詢一作詢生諫議大夫穉穉
生洛州判官蕃公二世生大鴻臚卿莊莊生戶曹昱昱五
代而生樞密思道致道思道公二傳生右驍衛大將軍牟
致道公生工部侍郎于于事唐憲宗元和中以明經舉進

士歷仕爲扶危奉天保國致理功臣山東陝西四鎮節度
兼樞密使進太師贈齊國公諡文莊公生三子曰宣撫使
芬鎮國上將軍光州大都督工部尙書沛國忠簡公楚生
六子入閩者二人曰少府監翺將作簿金吾上將軍翔金
吾生三子曰大司馬端國公禺中山刺史胄大子少師虜
歷代而生資政殿大學士忠顯公幹太師忠定公子羽樞
密忠肅公琪居崇安之五夫世以文武忠義功顯載在國
史是爲東派祖也將作簿者其子爲兵部尙書居於劉原
少府監開國公生於唐懿宗咸通九年少警穎誦六經日
數千言十三歲受三禮春秋俱通大義善文辭爲世所稱

唐僖宗乾符六年奏受通仕郎遂州總府記室參軍值黃巢之亂從族祖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討賊有功陞檢校尚書乾寧三年十月以公出鎮建州領散騎常侍天復初除少府丞改少府監生子四人知祕書省曉太子校書

暉

一作

刺史

一作

國子監丞

廣西觀察使

為陝西宣撫植翰林承旨居之光祿大夫天章待制廣南

提刑川榮祿大夫四川總領工部尚書崇之殿中侍御史忠簡公領簽樞密院洪甫武經大夫唐川刺史園武翼大夫安西都護總管穎太尉忠勇義壯廣福字惠侯純福州指揮使以奇知潯州府中知江陵府衍中大夫祕讀學士

觀皇宋閒子孫登科出仕者數百餘人郡守陳昉建魁門以表其事是為西派祖也劉氏建自三代迄唐人材通仕上國者盛矣至宣靖炎紹以來最眾以一族推之可見獨惟立國江左川蜀其首也張公浚富平失律之後微寶學公以身任一方扞蔽克定西陲則幾不可為國後來右史公總餉五路又能與安公丙協力戡難俛仰百年之間一族以績效著見於一方者猶若是天下才難之歎其果通論乎東族三忠之節誼風烈著在國史西族二忠亦以直言矯節雖鑄斤鑊烹不避郡有乘里有廟皆可敦厲薄俗且文靖屏山先生子翬以道德學問為文公師右史公

又受學於文公之門自此卒業者相繼其淵源可謂遠也已矣曰德曰功曰言皆有足為不朽者是可書也為子孫者載觀斯譜夙興夜寐母忝爾所生向其念哉有元大德辛丑上巳前三日十三世外孫前進士熊禾拜撰

蘇文公譜其族以為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劉族東西二派忠貞世篤功德赫然篇中表揚悉備不獨可以激厲劉氏而人人之為子若孫者亦可以念爾祖矣

熊之璋

江氏族譜序

余閱梅上江氏譜有十世孫安正敘叔孫穆子之言謂人

有宗非但保姓受氏必有所以為不朽者立德立功立言

是也江氏之宗則諫大夫臣

一作巨

之孝乃德之大者轍侯

喜之從伐亦功也黃門侍郎統之論徙邊亦言也統之十世興為建安令始居建又十二世寵號梅上公梅上公之子本仕唐為贊善大夫至是族始盛贊善公之子七

一作六

人次二支為廂使沖次五支為常侍曄孫十六人曾六十一人元一百四十四人餘無聞焉余因是慨念古者宗法自繼別以下皆以長而長又未必皆賢且不常盛也故必立為家相以輔之宗以長相以賢長者前定而賢者固於上乎定之也宗子長且賢而相之者又賢則以德以功以

言小而保族宜家大而庇民正主國所以亢吾宗也宗而
僅可持世而相之者賢則固當委族而聽之是故善爲家
者必立爲成法使之有所持循以自保雖不肖亦未敢遽
越吾法蓋熟於聞見而習於行也甚則請於上而易之矣
又不幸而世絕則擇其支之賢者繼之矣如是則宗法可
以相繼於無窮嗟夫天之生物一本也是故世德之家培
常豐而溉常厚不敢有一毫侵削而斬艾之人又爲之法
如此故本厚而榦隆枝葉舉受其庇焉此治天下之要道
也而後世不復見矣吁豈特此一事爲然哉某公第幾世
孫某以譜示余見其族雖分而譜有系世雖遠而澤尙延
使古宗法不廢則雖自一世至於什伯加倍而未已也今
之保姓受氏者孰非唐虞以來錫土之祚裔哉公蚤歲尙
氣誼壘山先生深器予之旣命之字又題其所居曰菊隱
其益培且溉之江氏之後必大

班固云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所以貴功德賤
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卽可知其所以勉人
爲善也能以三不朽表姓本厚榦隆亢宗者能無重念

哉

葛記
瞻

作法於涼其後猶奢作法於奢後將若之何貽謀者慎

諸

郭字
山

四時治要方序

余多病喜閱醫書最後得陳希元家藏四時治要方山居不能尋醫按此亦足以自治信乎其為良方也希元之論曰凡病必有治治必有要不獨醫為然蓋於此憮然有感矣余嘗學自治治人之道一日聞之師曰藥靈丸不大其妙子無多心悟躬踐今老矣每見鄉人有病劇欲死者眾醫束手告去希元以為可治則投半匕之劑輒甦活余每神之必曰是蓋得之師傳者非我也未嘗不竊歎學無小大操之必有其術而亦必不可以無所受也因系以所聞而附識卷左云

自治治人一生學力借此發揮如莊生寓言意味無窮

葛岷瞻

陳孺子宰社便含宰割天下氣象而公之自治即寓治平天下樞機妙哉藥靈丸不大其妙子無多也

蔡氏春秋後序

春秋者聖人史外傳心之要典萬世人主善惡之龜鑑也筆削之精微義理之浩瀚使無武夷胡先生諸儒以發明之則人心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安能俾世之復治也耶子嘗讀是書屢知其中之大意其精微之旨尚少妙悟蓋竭精力者九年集成春秋五傳刊成一書

於世不無小補奈何太母少帝三宮俱已屈膝已卯皇綱
弗振無策匡救是乃天地間一罪人也因與胡君庭芳劉
君省軒相與講切縷指蓋十有七年矣一日蔡君希聖挈
書一帙示予拜而言曰此書乃吾祖復齋公承高大父西
山公之囑所作春秋總要也予聞之斂容避席披視誠道
德仁義之言經綸康濟之學而其發明天命人心之懿敷
揚聖經賢傳之旨闡筆削之謹嚴辨褒貶之攸當義利之
明常變之論其要悉備於此誠爲學者之指南復齋先生
之功大矣先生諱沆字復之師事文公朱先生及受家庭
父兄之教隱於西山前湖書堂聚徒談道相樂自號一庵

居士復齋先生其學者之所尊云餘詳徐君所作先生之
墓銘無容予之重贅至元癸未仲夏端陽日武夷熊禾序
春秋五傳迺先生所究心者著述垂世一有同聲自應

鼓舞

葛配
瞻

蔡沆字復之西山先生次子崇之節和里人從學朱熹
嘗處困乏裕如也承父春秋之屬未得要領偶讀易豁
然曰易之一卦一爻爲義各異謂春秋一例該眾事可
乎既讀書至道心人心歎曰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閱諸
侯大夫行事其發道心者無幾故賄子納郤鼎皆據大
義以濟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率在此矣復講明敬義

大旨復卦大要作春秋別議學者稱爲復齋先生

跋交信錄序

余讀壘山謝公交信錄序未嘗不掩卷太息嗟夫同富貴易交也獨患難之際生死懾其前利害怵其後當此時而不動心不易節則可與言交矣三代而降朋友道缺吾於東漢黨錮諸賢節取焉惜不一變而至道也宋道學大明伊洛考亭之集盛矣一時借譽飾虛之人稍經鑪鞴灰燼煙滅惟同門同志之士不以窮達皆能信其道守其學不變依然孔氏家法也流風所漸江右諸賢持節秉義九死不衰一時交游氣誼皆班班可紀宇宙間三綱五常之道

尙有所繫而不墜者謂非道學之效不可也皇極在上師道立而教化明友誼敦而風俗美其效又當何如哉余在鼇峯山中與二三同志有求仁約方將尙友天下聞壘山門人王君道可欲刊此錄亟鼓舞成之且以寄余之志云提出道學二字政不必指青松以矢心盟白水而旌信

矣葛岷瞻

交道之始或車笠尋盟或生死同誓然口血未乾已寒神聽信於何有張耳陳餘始慕用而卒相背者何限哉先生歸本道學其許與氣誼皆足以明教化而敦風俗也郭字山

昔蔡中郎有云君子慎人所以交己審己所以交人故富貴無暴集之客患難無棄舊之賓則相信難矣

熊之璋

謝枋得先生字君直弋陽人寶祐中試經科爲文高古卓邁世稱疊山先生德祐中除江東制置使信州呂師夔叛降元引兵攻信州枋得遣兵禦之不支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日麻衣躡屩東向而哭後元使人聘之枋得作書卻之謂其爲宋道臣只欠一死後強逼至燕不食而死

跋文公再游九日山詩卷

此淳熙乙巳文公先生與休齋公諸賢游山唱酬集也前三十年紹興丙子文公嘗游九日山與竹隱傅公汎舟金溪劇飲盡歡歌楚辭其音激烈悲壯夷考其一時先生之志其孰能測之今集中九日懷古等作乃其再至也余嘗同釣磯丘君歷覽遺迹則懷古猶存嘗語寺僧以先生前後游山詩刻寘堂中并繪爲圖使後之登覽者想見一時風猷之懿而寺無好事者徒有感概係之因思宇宙間無一物非道則亦無一處非可樂泰山之登沂水之浴夫子豈好游者要其曾中自有樂地故隨其所寓自然景與心會趣與理融無所不自適也兒童誦東坡前後赤壁賦但覺有盪心悅目之趣而不能自己夫水月之喻豈不自以

為至而莫悟其非元裳編衣之夢亦竟何所歸宿要之此等語見蓋自陶謝王柳以來諸人所作卑者流連光景直徇目前高者怡曠神情傲睨物表千人一律如是而已視文公廬山紀行南嶽唱和與夫雲谷武夷雜詠竟何如哉嗟夫漢唐諸儒不見道其不識此樂亦宜也紹興丙子距今凡三閱甲歷企典刑之無存觀風景其如在獨無慨然於其心者乎余來清源與君四世孫與義過從甚稔與義學明行脩克世其業與余有再游之約而未克遂敬題集末以識高山景行之思也云爾

巖谷之間會物無主應不以方動者自分山水之際狀

有靈焉不可測也觸景會心洵是達人深致

葛配瞻

羊叔子致歎峴山孫興公係悲蘭亭千載同調

郭宇山

坡仙之高曠王謝之風流何足以窺紫陽之奧登雲谷

之堂乎

熊之璋

熊竹谷文集跋

右從伯父竹谷先生熊公所作公平生所為文極多其雜著有敬思齋小橐則居竹谷時作也直方齋小橐則居平山時作也此二卷題曰直方齋小橐蓋兵後壁藏僅有此耳真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者歟公平生精力於三禮通義春秋約說中興三朝通略用功最久又有大學中庸緒言

易經集傳采詩小紀史學提綱等編悉燬於丙子兵難三朝通略蓋欲續從祖左史公九朝通略以成一家言庸齋趙公在史館時嘗以上聞有旨下本郡鈔寫且薦公由布衣入館同預史事公力辭不就公少以禮記決科於禮學尤精博嘗謂國家設科當以儀禮不當以禮記其著通義一書蓋本文公先生義例而春秋約說亦本文公所論大旨此二書於學者蓋不無小補也丞相克齋游公左史存齋牟公皆欲以公經學薦聞公又貽書辭不就蓋公平生潛心問學不求知聞蚤受學於節齋蔡先生與進齋徐公覺軒蔡公敬齋詹公思齋翁公爲同門友所造既深自任之意彌篤後登西山真先生靜齋劉先生之門尤見器重壯歲卽棄科舉一意通經博史之學惜乎書彙甫脫而公竟抱志以沒可勝惜哉嗚呼公之學進雖不得用於其時退猶足以善於其鄉公奉先極其孝敬待兄弟極其友愛至於族姻鄉黨情義尤篤歲收不上三百石捐其半勸敬思齋以訓後進立孝永莊以賑饑貧後居平山甥館歲必一歸故居歸必會集族中長稊宴飲餽遺渠渠款款各盡其歡覓後進有嚮學者必諄諄誨誘不倦蓋忠厚愷悌人也最謹於禮節冠昏喪祭必用古禮舊居竹谷與雲谷相望一時學行聲稱甚著遠方士友登其門必竭力館穀之

雖屢空不顧也壬午年六歲就傳於敬思齋已蒙公器許今年久無聞壯志銷落重惟我族自始祖尚書郭門公於唐中和間由豫章入建詩書之澤四百年矣前輩凋落後進渺然未有甚於斯時者也公之學其誰能傳之公之志其孰能知之癸巳秋從弟敬歸自江東來相存問聚首旬日重整舊編相與感慨者良久重念甲戌侍族叔父復齋先生歸自行都因論公遺事慨然興念求所以嗣成公志者規模未就而復齋又沒矣時事日殊年運已往力不逮念又未知能成就二父之志乎否也並書此以識

敘次錯落宛然見家學淵源葛屺瞻

每誦先公詩云斯文一縷千鈞重我輩三綱五典身日邁月征各珍惜幾多疏闕待彌綸直以斯文為己任於

此益見熊之璋

跋謝春堂詩義後

余讀春堂謝先生詩義至庚午科江漢告成一篇未嘗不憮然廢卷而繼之以流涕也猶記龍川上阜陵書謂荆襄天下根本將必有起而乘之者至庚午驗矣下士儒生方且角一日長技於萬人場屋之戰其不為武夫健兒所擲掄者幾希雖然文在天地間猶一日六經大義何可廢也武亦儒者一事耳鳴條伊摯戮力造功豈不甚武而一德

等篇對語親切雖後儒竭其偶儷模寫亦一語不能似牧
野尚父時維鷹揚至丹書大訓之授則周旋升降面嚮曲
折拘拘然若後世禮生經士之爲者此其故何也天造草
昧雷雨滿盈劃然而河漢昭回星日燦爛皆天下之至文
也近世東萊呂氏以張某書義靖獻先王一篇彙入文鑑
致堂胡氏至以此篇與孔明出師表擊節並歌慷慨激烈
今觀其作豈區區舉子偶儷破碎者之比乎後有善變者
必不易矣湖學有明經治事齋使人通一經治一事邊防
水利之類靡所不講關洛大儒爲往聖繼絕學而孫吳韓
信兵法亦未嘗不通此有體有用之學也道南一脈皆在

延平春堂問學其淵源有自來矣令子學正君用和克世
其業敦厚溫柔中有英烈激發氣此豈尋常齷齪者可企
其意度之萬一余來三山時相過從一日出其父書及當
代諸名賢題跋且徵予語輒序其所感者如此嗚呼雅亡
春秋作漢郢之臣不入於筆路藍縷之所啓辟則淪於車
鄰駟馘之所蹂躪豈復念宣王召虎之經營哉江山無恙
風景渺然光武一用之以循河北昭烈再用之以向中原
亦存乎其人耳文公嘗以鄧禹杖策孔明草廬二對作一
類文章看今世儒者所未講也用和家學有傳其必獲我
心矣

經文緯武全體達用此為大經濟大學問葛屺瞻

議論本之六經文事不廢武備此政有用之學尤宜配

享千秋郭字山

河漢日星不乏露雷風雨鳴條牧野豈廢戮力鷹揚是

在達人有全體適用之學豈賦詩退敵云乎哉熊之璋

跋林氏兄弟遺事後

余辛丑冬至玉融首識西塘鄭氏之裔孫曰某越二年再至又會其仲曰某一見知為古君子也一日挾小山林氏遺事示余讀之未嘗不為廢卷而歎嗟夫古道之衰倫紀盡斁世之人骨肉相虐同氣為仇聞林氏之風盍亦少愧

乎哉君真知德者哉語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又曰有父兄在弟即子也一定省一出入一動作寢息以至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罔不帥時何也深愛厚敬根於內豈敢萌一毫忿懣心若今人之為哉世無知德孝友卓行之士逸於太史氏多矣宜錄之以續司馬氏家範世衰道微亦以見人心天理之未嘗泯也卷中贈劉孝子二詩美之深箴之切君子愛人憂其無成君之用心一何其忠厚懇惻之至也余嘗撫劉孝子實事母家距家十里深山無人猿狖為鄰風雨之夕草樹悲鳴深晨起爨深夜獨宿熒熒一身苟無徒僕如是者三年不少懈言人人同非沽譽也嗟夫世

尚有所人哉是皆可書一念之孝天資之媿可能也終身之孝非學力之厚未易至也余未及一識君其重勉之君文古學古人所知也不待余贊其用心之古則吾深有以識之某學博尤工於詩甚矣鄭氏之多賢也

藹惻婉摯大有關風範之文

葛岷瞻

棠棣之華鄂不韡韡菰草之蓼蓼飄風發發和盤託出

郭字

山

敘次林處磊落多姿而歸美鄭處又贊其知德復於林

卷中尋出劉孝子一段歎美篤摯婉轉關生迴龍顧祖

熊之璋

跋姚氏族譜

平山姚氏示余以族譜引知姚氏乃唐瀛州學士思廉之後而其自出則本於姚虞因思上世得姓之初孰非神明之胄成周以上宗法素明至唐猶有氏族譜志而今無矣皇極不建九族無繫為嫡為庶德薄流卑聞之先世謂龍川史君之傳以功野庵先生之傳以言六代祖宗之傳以德野庵經解僕幸及見之若德若功在人心世澤當未艾余竊謂士君子生斯世孰不欲豎功名顯當世然而厄於時制於命者亦不少惟有德有言二者乃人人所可勉也仲一之言曰士大夫未能善世猶當善於其鄉未能善鄉

猶當善於其家善於其身德者身之蘊言者身之符願德之積有厚薄言之發有大小在吾所樹立何如耳自昔聖賢言爲世法行爲世則出一善言行一善行隨所樹立皆可表見自稱於善族姚氏之後昌者其尙永守無斁

勉以人所可能誠善族良規一言一動皆爲世則

敬齋銘箴跋

按南軒張子敬齋銘專以敬爲宅心之要蓋心存則眾理具而萬事之綱舉矣非心存之外別有所謂敬也朱子之箴不過發其未盡之蘊程子曰制於外所以養其中吾未見外貌之肆而中心之存者故所貴乎動靜弗違表裏交

正也後之學者見箴不見銘但有矜持拘迫而無從容涵養之功甚者以擎跽曲拳爲敬看得敬字多死而不活嗟夫聖賢之學不講人心失其所爲主理乖事繆世道隨之豈小故哉南軒集中敬齋記有曰萬事具萬理萬理在萬事而其妙著於人心一物不體則一理息一理息則一事廢敬者貫萬事統萬理而爲萬物之主宰者也致知所以明是心也敬者所以存是心而勿失也又曰心生生不窮者道也敬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怠焉則放放則死矣此千古聖賢傳授心法之妙學者深體而屢省之哉
淮南子曰若行獨梁不爲無人不競其容亦火滅修容

之意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影故君子慎其獨也出敬則入怠死活關頭何可失脚葛配

存心卽是敬又自從容涵養得來洵是一部性理熊熙

張栻字敬夫漢川綿竹人浚長子穎悟夙成以苦聖賢

自期與朱晦庵爲友晦庵稱其卓然有見所著有論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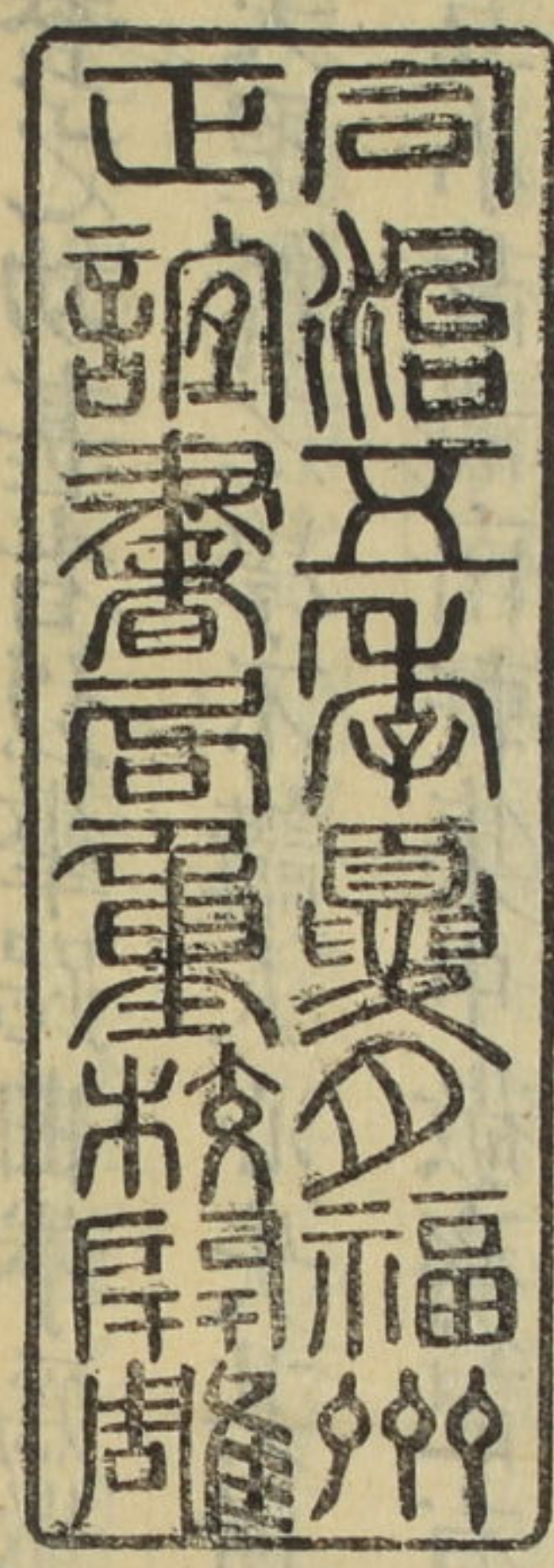
太極說諸書學者稱爲南軒先生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高紀惕臣總校

福州劉汝亨豫村分校

福州涂振新銘三分校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之三

儀封後學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參校

記

考亭書院記

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會天必擬大聖大賢以當之者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道有統義軒邈矣陶唐氏迄今六十二甲辰孟氏歷敘道統之傳爲帝爲王者千五百餘歲則堯舜禹之於冀也湯尹之於伊亳也文武周公之於岐豐也自是以下爲霸爲強者二千餘歲而所寄僅若此儒者幾無以藉口於來世嗚呼微夫

子六經則五帝三王之道不傳微文公四書則夫子之道不著人心無所於主利欲持世庸有極乎七篇之終所以近聖人之居而尙論其世其獨無所感乎嗚呼由文公以來又百有餘歲矣建考亭視魯闕里初名竹林精舍後更滄州宋理宗表章公學以公從祀廟庭始錫書院額諸生世守其學不替龍門毋侯逢辰灼見斯道之統有關於世運故於此重致意焉歲戊子侯爲郡判官始克修復邑舍古澶郭君瑛又從而增闢之乙巳侯同知南劍郡事道謁祠下顧諸生曰居已完矣其盡有所養乎書院舊有田九十餘畝春秋祀猶不給侯捐田爲倡郭君適自北來議以克協諸名賢之胄與邦之大夫士翕然和之合爲田五百畝有奇供祀之餘則以給師弟子之廩膳名曰義學田初省府以公三世孫朱沂充書院山長旣沒諸生請以四世孫朱椿襲其職侯曰之當路仍增弟子員屬其事於邑簿汪君蒙且以書來曰養可以羸給矣而教之不可以無師也謂禾猶逮有聞俾與前貢士魏夢牛分教大小學蓋有甚欲然者旣又屬禾記其事其將何以爲詞重惟文公之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之身心則爲德行措之國家天下則爲事業其體則有健順仁義中正之性其用則有治教農禮兵刑之具其文則有小學大學語孟中庸易詩

書春秋三禮孝經圖書西銘傳義及通鑑綱目近思錄等書學者學此而已今但知誦習公之文而體用之學會莫之究其得謂之善學乎矧曰體其全而用其大者乎公之在考亭也門人蔡氏淵嘗言其晚年閒居於大本大原之地充養敦厚人有不得窺其際者蓋其喜怒哀樂之未發蚤聞師說於延平李先生體驗已熟雖其語學者非止一端而敬貫動靜之旨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嗚呼此古人授受心法也世之溺口耳之學何足以窺其微哉公之修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紀詳法略則悉以屬之門人黃氏榦且曰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也使公之志克遂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矣嗚呼古人爲治之大經大法平居旣無素習一旦臨事惟小功近利是視生民亦何日蒙至治之澤乎秦人絕學之後六經無完書若井田若學校凡古人經理人道之具盡廢漢猶近古其大機已失之矣當今治宇一統京師首善之地立胄學興文教文公四書方爲世大用此又非世運方升之一幾乎邵氏觀化所謂善變之則帝王之道可興者以時考之可矣誠能於此推原義軒以來之統大明夫子祖述憲章之志上自辟雍下逮庠序祀典教法一惟我文公之訓是式古人全體大

用之學復行於天下其不自茲始乎今公祠以文肅黃氏
翰配舊典也從以文節蔡氏元定文簡劉氏煥文忠真氏
德秀建安武夷例也我文公體用之學黃氏其庶幾乎餘
皆守公之道不貳其脩公也實甚宜公以建炎庚戌生於
劔之南溪父吏部章齋先生之仕國也公蘊經世大業屬
權奸相繼用事鬱鬱不得展道學爲世大禁公與門人益
務堅苦泊如也慶元庚申歿於考亭後十年庚午疆場事
起又六十七年丙子宋亡公之曾孫浚以死節著嗚呼大
聖大賢之生其有關於天地之化盛衰之運者豈可以淺
言哉夫子之六經不得行於再世而公之四書乃得彰於

當代公之身雖詘於當時而公之道卒信於其後者天也
過江來中州文獻欲盡自左丞覃懷許公衡倡明公學家
誦其書人尊其道凡所以啓沃君心栽培相業以開治平
之原者皆公餘澤也方侯棚義學東平袁君璧適以臬事
至閩訪求公後表浚二子林彬於省長南溪建安二書院
奉章齋及公祠又以考亭乃公舊宅懇懇爲語諸生小學
入門之要尤以師道不立爲憂旣而金華陳君公舉司文
吳會爲青監學徵藏書考尋文獻且欲於此繼成公志以
復六經古文爲屬誠鉅典也而必欲有俟焉天道循環無
往不復欲觀周道舍魯何適正學一脈亟起而逐續之則

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太平當於此乎在侯之功不亦遠乎侯世以德顯其仕聞以化為政道南七書院皆其再造也考亭西北偏有山曰雲谷晦庵在焉亦為之起廢甃君於山之麓為門以識之凡公墳宅悉從而表樹焉庶乎知為政之先務矣精舍搆於紹興甲寅前堂後室制甚樸寶慶乙酉邑令莆陽劉克莊始闢公祠今燕居廟則涓祐辛亥漕使眷山使侯季溫舊構也書院之更造惟公手搆不敢改棟宇門廡煥然一新邑士劉熙寶終始之義學之搆興宋燮黃樞首帥以聽華恭孫某善夫趙宗叟盱江李廷玉與有謀焉而厚帑庾完墜茨以迄於成則虞子建

劉實也賢勞皆可書時提調官總管燕山張仲儀教授三山黃文仲助田名氏悉書石陰後甲辰三歲大德十一年四月朔日後學熊禾記

非文公不足當先生之頌非先生亦豈能頌文公之學哉昔蘇子瞻賀歐陽致仕啓表揚行實曲盡師生之情

況乎以道脈為淵源者乎

葛岷瞻

泰山喬嶽俯視崑崙

熊之璋

黃貞父曰文公之功黃勉齋謂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陳九溪謂徹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王主盟斯道者也是文公使學者入於堯舜之道勳烈彰明盛大

者歟記中議論筆力直是韓昌黎退齋先生真接文公之統者矣

陳明卿曰議論關萬世之天地生民何等大力

黃榦字直卿其先三山人師事文公諡文肅蔡元定字

季通節和里人師文公公以老友稱之諡文節劉燾字

伯晦受業朱熹築雲莊講學諡文簡真德秀號西山浦

城人四歲受書過日成誦諡文忠

三山郡泮五賢祠記

僕於雲谷之陽鼇峯之下棚小精舍中爲夫子燕居配以顏曾思孟次以周程張朱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

生隆道統也或有議者曰文公竹林精舍以六君子從祀先朝表章文公之道取其法行之太學達於郡縣今乃邵馬二賢不與焉無乃非文公之初意邪曰從祀之典凡先儒之有功德於聖門者咸在若夫配食先聖則非其道德功言足以得夫聖統之正傳者不足以與此也韓氏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五先生所謂吾無閒然者矣後有作者不可易也若夫邵馬及張呂諸賢固以秩在從祀矣非去之也文公贊六君子乃其一時景行先哲之盛心而竹林之祠增延平先生爲七賢又以致其平生尊敬師傳之意是固各有攸當非可以此爲疑也歲在癸卯之夏三山郡

泮議勦新祠郡博士東武劉叔敬論予曰泮舊有道立堂按舊碑蓋取師道立善人多之義自濂溪而下凡十有五
人首六君子次廣平游氏龜山楊氏豫章羅氏延平李氏
次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東萊呂氏西山蔡氏勉齋黃氏丙
子兵戈之後司文臺典教職者又益以北山陳氏信齋楊
氏毅齋鄭氏說齋楊氏庸齋趙氏凡五人皆學於文公亦
所以昭是邦文物之懿也但考之郡志西山真氏帥三山
時嘗勦尊道閣祀文公但以勉齋配道立堂舊祠亦止於
勉齋今廉臺之長恪齋嚴公更勦新祠欲復尊道之舊而
議者言人人殊子具有以教之僕曰是祠若仍道立之名

則爲隆師道而設姑仍其舊可也但師弟子不應皆北坐
南向勉齋以下北山信齋諸賢皆北面受經於文公者乃
侈然並居南面之列此則有不可不正者若更尊道之名
則爲隆道統而設其祠固當止於五先生他有不得而與
焉邵馬張呂諸賢自有從祀彝典廣平龜山豫章延平西
山諸賢則建劍鄰郡各有專祠稽之禮經國無先師則合
於鄰國勉齋爲朱門道統單傳又不但三山一邦之望莫
若正西向侑食之位雖不合於鄰國可也西山尊道初意
亦正如此時用江德臣李君亦曰饒之石洞亦以夫子居
中配以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五賢勉齋繼之時曲阜孔君

申卿實主其議遂白之嚴公首以爲允於是繪像立祠更扁尊道又以僕嘗與聞斯義且屬爲記適莆陽史侯有刊修禮書之約遂不得竟其事繼會莆陽博士永嘉宋蜀翁議勦先賢祠亦以下問僕援此答之皆以爲允但有以程張坐次爲疑者蓋橫渠於二程爲表叔端平從祀之典張先於程竹林七賢之祠與六君子之贊則程先於張二者不同議卒靡定僕曰橫渠之學得於二程舉比之撤與夫平居議論歷歷可考聞道在先固有所受也但當以竹林之祠爲正此乃學校之公不得與家庭之私例論矣於是莆之新祠位置遂定會孔君以三山士友之請屬記於史侯深言尊道之祠止於五賢不及邵馬者乃萬世道統所係惟當以此爲定孔君又言曲阜舊有五賢祠乃祀荀揚諸賢今祠已燬歸當請之衍聖公更議以此五賢易之此不惟大明洙泗之正傳亦以一洗漢唐之陋習扶世立教抑邪崇正之功弘矣因其行也力贊勉之私竊自謂山中一時綿蕝之禮或者因莆福二郡以爲之兆亦區區之志也忽三山朋友以書來詰謂舊祠邵馬以下凡十有四人皆從改撤公議之戈莫不倒指於首議之人子當何以解之且賢牧鄉賢二祠亦聞有所建白若其果然慎勿復言可也余蓋深歎世衰道微之餘學校無公論迺至於此自

可忘辨然斯道所關則亦不可以不直者輒申其義或者
儻有察焉亦學校風化之一助也

位置羣賢秩然不爽使進而定郊祀議禘祫自能參稽
古制典綜禮紀惜乎先生經世大業而僅以洪源終也
雖然道不得行於時而其功則已垂之萬世矣

葛岷
瞻

尋道統嫡傳確尊五先生則繼五先生而起者豈伊異

人哉

熊之
璋

晉江縣學記

泉直海東南隅實惟文明之地且晦庵西山二先生在仕
國也百餘年閒文化斷斷可以一變而道晉江泉負郭邑

舊有廟無學淳祐甲辰林令奭易勅今廟咸淳辛未趙令
瑤始勑今學端明蔡公記之悉矣余辛丑冬南游抵泉春
祀祇拜廟下惟見牆宇傾圯東北壁壞土壤山積邑博士
王君景耀愀然謂余曰學之勑三十有二年矣比年僅一
修復而功弗竟諸生力不逮志嘗告之令尹邊侯侯曰吾
責也行當圖之暨秋再至則廟學一新講堂之後築杏壇
三級壇之北爲堂三閒東西序直舍二翼以四齋繚以宮
牆儼如也先是春三月不雨至夏五月侯奔走名望堂成
而雨澍以時雨各示不忘侯教也齋左曰仁存曰禮立右
曰義和曰知樂王君狀其顛末來諭且曰侯之德我士甚

厚不可不記辭不獲則釋其名之之義而言曰天有四時無非教也古人立教法天而已天之道元亨利貞其體也春夏秋冬其用也在人則仁義禮智其體也而其所以爲用者豈獨無所事哉聞之師曰農象春禮象夏刑象秋兵象冬此人事之四時而教之所寓也未仕而學校則學此者也已仕而官府則行此者也儒道吏治其有二乎哉昔安定胡公以經術德行教人至農田禮樂刑政兵防之類亦使之入治一事世稱爲明體適用之學況晦庵西山二先生之教其體全體其用大用又湖學所未嘗有者乎一邑天下之式古之人君必近學學必親師自國學侯類以至黨庠閭塾皆在其居之南凡田賦飲射論囚獻馘必於是者便且夕效也學距治所不數十舉武侯朝視事於官日昃不少倦退卽休坐於學與諸生從容乎杏壇之側其知講學論政之本者矣侯廉勤明敏始至之日有事於社稷崇治壇祀惟謹邑有閒田增墾幾二千畝流民之來歸者三百餘家未幾政成而學興隸邑泉山石井二書院亦皆易而新之庶乎知養教之序者至於訟簡盜息百廢具興侯之餘也記爲學作故可略是役也侯首捐俸爲官吏倡里之好義者驩趨之材工率備以直一毫不以擾民用斯道以往又豈但一邑爲然

國朝以來晉江人文甲於閩海意先生之記有以開之乎予督學全閩日擊道存高山仰止跂予望之何日忘之

葛岷瞻

人才放失儒效闕疏皆以學校不興蔑由踐古人之迹李太伯袁州學記云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朝廷教學之意如此儒道吏治寧果有二乎哉

熊之璋

閒樂堂記

閒之說不載於六經不聞於三代東賓西餞左旋右衝在天無閒日月一饋十起一沐三握在人無閒聖賢昔者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必有臯益伊萊姬呂之臣以爲之輔兢兢孳孳疊疊勉勉若惟見其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日之樂者雖欲閒得乎秦漢而下人無宰物之情閒之一字往往爲仙翁釋子墨客騷人借之以爲遺棄事業玩愒光景之地於是舉宇宙閒職分當爲之事始有不得盡其分者矣古襄張侯紹先雅愛東陽山水卜居崇川者十有餘載歲在辛丑佐郡溫陵越一年得告歸里有游倦之心遂於居之東偏度地一匝構堂數椽日與賓客問學自娛富貴利達泊如也堂之左右竹徑蓮沼交迭映帶清芬茂陰一觴一詠殆若翛然忘世者一日謂余曰余遭世盛明起家寒

素五膺朝命從宦南方將三十星霜矣今則年逾知命視
既聽衰獨不可小休乎吾將扁以閒樂子其爲我記之余
曰樂之義大矣閒則我不敢侯又申告之曰臯益伊萊姬
呂古大臣事業也已邈不敢望今之得時行志者我知之
矣入則佐天子進退百官出則當朝廷一面之寄小亦乘
一障寄百里以自效率皆扶桑曙色未動則蓐食亟出視
事登堂據案甲可乙否雖文書程期之常亦盡書漏十刻
不得息一有王事馳驅日走驛數百里喘息不敢休若是
雖祿萬鍾馬千駟分之宜也而我則不能進於是惟閒則
得吾分而樂焉此吾之所以名堂之本意也余曰此世之
安分者之說而侯之論樂道之辭也安分之識淺樂道之
趣深分有大小道無小大誠能充之性卽分也否則分制
於命而局於形氣器量之狹矣大丈夫出處自有時義命
豈足道哉仲尼閒居亦閒也飯蔬食飲水亦樂也簞瓢陋
巷家法宛然夫豈果何惡於閒而閒又豈足累吾之樂哉
周程二夫子切切焉教人必欲求孔顏所樂何事可以嘿
而思之矣讀論語至答顏淵問爲仁問爲邦二章乃知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者果有其具而非虛言也東陽爲朱夫
子闕里侯以中州之傑獨睠睠是邦者洙泗伊洛之道在
是也道之興廢莫大於文獻鄒孟氏歷敘堯舜禹湯文武

以來之道似逆知孔子之後至己而無傳者無其人也晉韓宣子見魯太史易象春秋遽發周禮盡在是矣之歎者有其書也二者不足徵一絕至千有五百年之久是豈獨不爲世道計乎侯又於居之西偏闢室逾百椽命曰同文書院延致四方賢士大夫所事所友隆禮謙下不小懈又以六經四子與夫十七史等書幸賴伊洛考亭諸大儒參互討論統紀已一當吾世不亟刊定何以質往聖不謬百世以俟來哲不惑居常與余極論茲事未嘗不三復歎息侯之志豈可以淺近窺之哉或又曰侯之爲此其事大其責重雖欲閒安得閒曰吾聞聖人憂世之憂樂天之樂自並行而不悖仲尼閒居蓋有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者而顏子陋巷所樂蓋與禹稷視民溺饑者同一道也侯之言常曰人生天地閒幸此七尺之軀一點虛靈不昧者未盡斲泯旣無裨於時又無以自立於後是自棄也此則侯之心也千載在前萬載在後同志君子其尙有以識之因次第其語以爲記

閒中晝永靜裏天大聖賢無限受用俱從此出

葛岷瞻

有六經四書以爲之主有伊洛考亭以爲之輔上下古

今何可閒得

郭字山

虛直軒記

建陽迺文公居邑號東南洙泗邑之北有建溪導源武夷上游可二百里其東曰錦水與建溪會源雖淺而清以濯錦色倍鮮瑩人擬之蜀錦江二水之交實爲茲邑勝處而未有以挾其閼者歲在乙巳新安汪君正卿來佐邑事得其勝築室三楹稍西闢小軒軒瞰千竹竹之外平洲帶繞長橋如虹萬瓦鱗疊市塵囂雜一水隔斷雖塵居雅有野趣一日訪君舉觴命酌徜徉其閒顧謂予曰水清矣竹之清又與水稱於我心若有契然軒未有名君其爲我表之予俛而思之平生愛虛直二字輒以爲奉虛曰心直曰節也兼內外貫體用君子可比德焉君曰此於前聞亦有稽乎曰靜虛動直濂溪周子通書之言也蓋嘗以中通外直比蓮之德矣竹與蓮皆君子也竹之虛其中直其外殆有加焉而時之所處則有甚難者以是名君之軒實甚稱君曰美哉斯名并求一言爲記予日記則請俟能者姑釋其義可也蓋嘗讀易至說卦之震其象爲蒼筤竹嘻不問已知其爲竹矣何也陰一而常虛陽一而常直大傳曰乾之動也直震即乾初畫也天地閒一氣而已生生而直遂者皆陽也而其虛處即陰故君子之學以靜爲本不靜無以爲動不虛無以爲直也顧其物理亦何所往而不如是哉君曰即此爲記毋庸他求予曰未也見枝幹知竹者下也

重陰閉蟄大雪如席卉木芸芸各歸其根於斯時也已有
 心心而相印節節而相符者矣伏龍在地雖頭角未露而
 干霄拂雲之勢夫孰得而遏之善玩易者不於此觀而奚
 觀君曰子之言非但竹也我知之矣予曰前之言皆形而
 下者也周子不云乎一則無欲無欲則靜虛而動直靜動
 言其已生之後一其未生之初乎天寒日暮意象悄然佇
 立相看清瘦如削當是時固不知我之為竹竹之為我也
 境異情遷人則有欲已非復對此君時矣某竹之詩國人
 之所以美衛侯也自猗猗而菁菁以至如簧豈一朝夕之
 故哉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請賦淇澳之首章為

勉君文雅綽著新安文公舊居邑也淵源端有自云

蘇子瞻墨君堂記畫竹之情先生虛直齋記畫竹之理

天地閒仰觀俯察安往而不得性命之理哉

葛岷瞻

陰虛陽直微言渺論生生而直遂皆陽即董子物隨陽

終始之義而虛處即陰亦即董子昌力辭功之義咸可

結慎騶談天之舌矣

郭字山

清言妙理層層剝入如新釋籀漸露幽芬

及評

虛直二字一生受用不盡不仕元朝退修初服隱處夷

山講明正學非虛直君子其能若是

熊之璋

北苑茶焙記

貢古也茶貢不列禹貢周職方而昉於唐北苑又其最著者也苑在建城東二十五里唐末里民張暉始表而上之宋初丁謂漕閩貢額驟溢斤至萬數慶厯承平日久蔡公襄繼之制益精巧建茶遂爲天下最公名在四諫官列君子惜之歐陽公修雖實不與然猶夸侈歌詠之蘇公軾則直指其過矣君子勑法可繼焉得不重慎也南渡後地產日以凋耗減額至三分之二民得以甦焉大元混一區宇安輯黎獻歲在丙子至元十有三載江南始入職方有司以前代貢賦之版來上先皇帝加惠遠氓自正供外悉蠲之建在選壤越五載而後錫貢宰相制用如式歲爲斤止于視前代之減額又逾半上之不役志於享也如此天下曷敢伏厥土之攸瑞又十有八歲丁酉迺今皇帝踐祚大德初元也時有行省平章公趣長臺治達觀苑中謂御貢舊有堂因陋非所以昭敬始命改造適平章高公惠撫南夏顧瞻丕作郡有司承命不敢後經始於是冬之十二月告成於明年春之三月時值農隙執宮功者不爲厲苑中制倣殿庭內設陛級外亢重闔泉有候焙有節司署各有局鳳岡龍井獻狀後先雲島華池照映左右貢雖減舊而堂宇視昔則有加上以恩逮下下以禮敬上當如是乎抑嘗思之區區芽卉之微生於海隅山陬之遠有司其職歲

貢猶能備殫勤敬至於名聞上京味羞大官然則巖棲野
 遯豈無良才秀民有能有為羞其行而邦其昌者乎採之
 擷之端必有俟矣閩古本荒服秦漢始為郡土曠產微唐
 始論秀入貢猶未嘗遠也宋初輔拂詞翰之臣已班班可
 紀百餘年間節行功名文學之士尤表表在人耳目而其
 大者道繼往聖學開來哲淵源所漸遺獻未泯天下後世
 言學者必宗建意其物產微蕤之餘其山川清淑靈秀當
 於人焉是鍾詩曰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
 行又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備物致
 貢者宜知所先矣是歲冬十有一月記

規諷之意溢於言表

葛配
瞻

先生宋室名賢時當元朝繼統退脩初服束書武彝與

生徒講學觀此可見山

郭字

闡揚宋德表章宋儒真是宋之義士元之頑民直與文

宋瑞謝疊山兩先生並垂不朽

熊之
璋

雲長不受曹封疊山為宋處士政是此意

曝背龕記

曝背龕歐陽子負暄讀書之地也去簷廡尋常許依山塹
 作小壇直廣二尺而橫廣倍焉下截土作層階以便登陟
 方當天宇開霽日光浮動晴暉暖氣逼人戶牖於是歐陽

扶策攝衣而登之至則抱膝曲肱偃仰箕踞左顧右盼且見高下蘆花噴白楓葉舞丹松風翻雲濤鳥語雜琴瑟樵斤之丁丁村春之剝剝若嚮若應若遠若邇聽玩既已則開陳編對古人考前世興衰治亂之所以然且感且歎閒以辭人才士文章議論遞而覽之及其得趣忘形則咄咄書空莞爾而笑情舒意放融融熙熙便覺如登春臺於陽和煦嫗之時而不復知夫顛頂在御而元冥司時也噫古人云蓬蒿書室閒寬於一天下吾始讀而疑之今則信矣乃知人生苟不以外物為累則雖羹藜飯糗莫匪珍饈麤繪大布何異袞冕而華門圭竇又皆吞風吐月之大廈也

今是龕也以貴家子視之其不掩口而笑以為兒戲而鄙之者鮮矣然彼又曷知夫嵇山之隱陋巷之居雖以四海九州之富紆朱懷金之貴而不以易其所樂者哉

小小埜趣一經點綴便覺領略不盡

甚記瞻

景與心會幽勝絕塵令人寄想羲皇閒也

郭字山

松風鳥語日對陳編不以外物為累是不將蘿薜易簪纓也雖為歐陽子作記其實自道其曾次

熊之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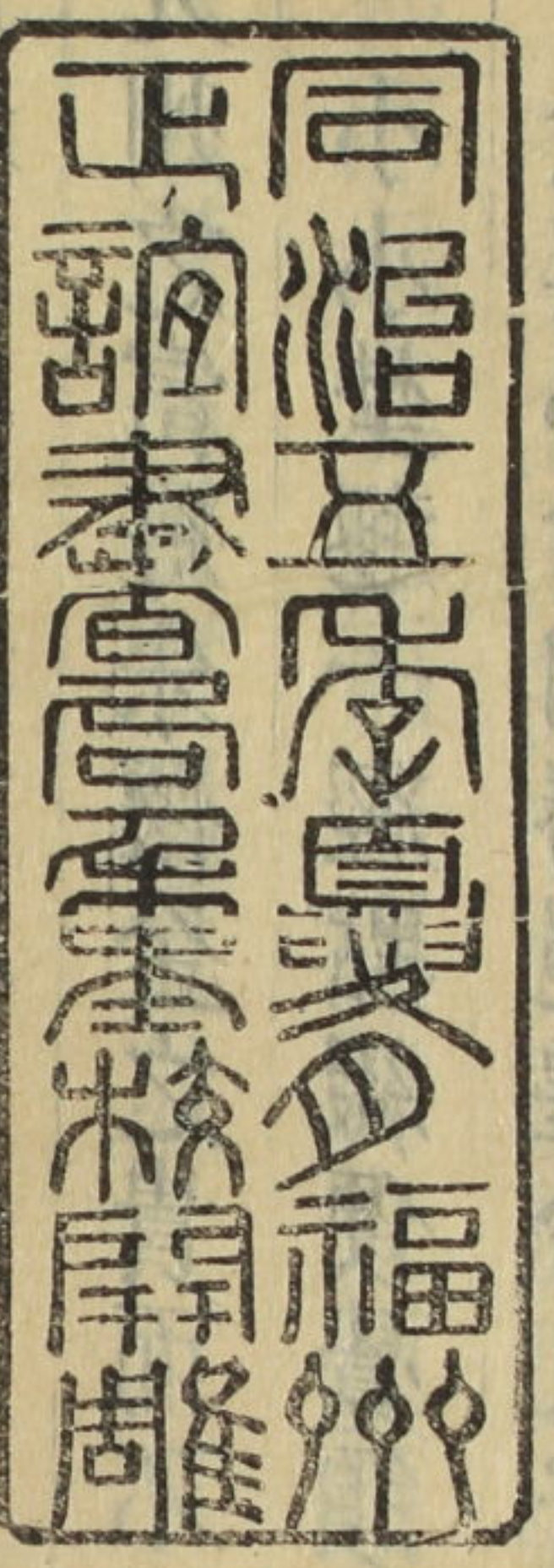
縣志雖意烟則于卦指其實自敬其言不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同福 閩縣高 紀惕臣覆校

正誼 閩縣陳 熊采臣分校

閩縣葛 華實夫分校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